

六千九百萬餘兩，可見目下所謂糧價的跌落不是中國農民能為超過全國消費量的生產，而是由於外國把糧食傾銷於中國市場。因中國農作技術的落後，政府沒有確定的經濟政策，外國產生過剩的米麥，乃得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和糧食進口的免稅優益，傾銷於中國，結果便造成目下米價的狂跌，這是所謂「穀賤傷農」現象的來因。

誠然不錯，米賤足以傷農，但在目下的政治狀況下，即使米不賤，農亦必傷。如果四川的軍閥繼續徵收民國三十四年以上的田稅，把農民最後的一點血都拿來浪費；如果舊式與新式政客們仍然「費幾州汗血之勞，供一夕笙歌之樂」，則農豈止乎傷，簡直非殲不可。

談到救濟方面來，吾人以爲不是設立類似英國當時穀律的保護所能了事。吾人知道外國糧食輸入的贊成與反對乃以是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的爭雄爲其背景，去年長江水災後，中國經濟學社討論救災的辦法，結果大家提議向美國賒購棉麥。這個議決表面上似乎是萬分滑稽，因爲生棉不是農民充饑的資料，其輸入又足以減少本地棉的銷路，但我們若進一步看便知道這提議並不是放無的之矢，因爲棉是上海新興工廠所必須的，購買廉價的外棉比購買貴價的中棉，就民族工業方面打算盤，其利害不難立刻明瞭。故農民要糧而經濟學會諸君則與以不能充飢之棉，站在農村方面看來，可說是笑話，但站在城市方面看來，確是再聰明沒有的提議。

如果大家想扶植所謂民族資本家，則糧食與農業品的輸入不特

不應當禁止，而且要盡量提倡。因爲原料的輸入可以減低民族資本家的製造成本，食料的輸入可以降低勞動者必要生存資料的價格，同時亦即是降低勞動力的價格。反之擡高糧價，事實上只增加地主的利益，因爲只有地主纔有大批剩餘農產品出賣。自耕農所能分沾者，只是增加當作商品以與製造者交換衣服材料及其他簡單日用品那一小部分穀物的交換力，自耕農以下的農民不能由此得到甚麼，同時城市勞動力反會因糧貴而提高其價格。至如地方協會所提議的救濟米賤的辦法——（一）由各大銀行錢莊集資，分向各地收買糧米，指定適當地點屯積，至來年青黃不接之際，陸續售出，使米價保持平衡狀態；（二）提倡糧米抵押，使米商不至羣相採購，造成無期屯積；（三）由該會負責捐款購屯糧米，至出售後結算，依盈虧比例分別發還。這些辦法只是替金融界成造大批投機生易，以城市金融機關代替農村高利貸者而已。

我們不信民族資本家在現下中國與國際情況下有抬頭的所能，所以以上所述都不是救濟辦法，真正的救濟辦法當別有在——這便是非根本改革現存無路向的畸形經濟制度不可。惜乎目前還談不到那麼多。（有心）

最近日俄關係

日俄關係到最近爲止，真是一個猜不透的啞謎。因爲自九一八以

來，各方傳來關於日本的對俄態度和蘇聯的對日政策，衝突矛盾到了極點。尤其是自從日本承認「滿洲國」以來，蘇聯政府及輿論，絕無明確的表示。日本方面的消息，屢傳俄國將承認「滿洲國」並與日「滿」訂結互不侵犯條約。這些消息是不是日方故意宣傳，為聲東擊西之計，或者是日俄真有勾結的可能？我們更悶在葫蘆裏。最近松岡洋右赴日內瓦途中，在莫斯科停留，與蘇俄政府作秘密談判，又引起日俄攜手的一種種猜測。究竟蘇聯對於日本侵略東北，取何種態度，這是一般人所急求解答而無法解答的問題。

但是最近日本中央公論十一月號載蘇聯駐日大使託洛耶諾夫斯基論日俄關係一文。託洛耶諾夫斯基是蘇聯的正式外交代表。他這篇文字雖非正式性質，但蘇聯政府的真實態度，卻至少可從這裏找出一個線索。所以我們提出來，請留心國際關係的加以注意。

託洛耶諾夫斯基的那篇論文，大旨如下：

第一，蘇俄與日本並無經濟的矛盾與政治的衝突，決不致引起戰爭，日本的對俄戰爭論，實足引起蘇俄輿論的反感，在前，蘇俄增兵邊境，是為確保國境的安全並非對外作戰的準備。第二，蘇俄專心一意謀自己社會主義建設的大事業，對外採取一貫的和平政策，所以對國際聯盟固然立在局外的地位，即使日美間引起戰爭，也依然不變其和平的政策，但各國有與蘇俄取敵對行為時，蘇俄自亦不得不與之周旋。第三，對於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運動，苟其主張，建立在諸民族自決與各

國親善各點之上，自然為蘇俄所贊成。第四，日本與滿洲，蘇俄與外蒙古兩者完全異其關係，蘇俄與外蒙古相互保持完全的獨立，在外蒙古並無蘇俄的一兵一卒，而日本在滿洲從前既有駐屯軍，今後照「日滿議定書」的規定又被確認為在「滿洲國」有駐軍權。關於「滿洲國」的獨立，日本應慎重考慮民族自決的原則；「滿洲國」的將來關係於日本對滿政策甚大，而此項政策應取決於經濟關係。第五，蘇俄與「滿洲國」的關係，現在的進行非常順利，但是外交關係的完全設定，尚須看今後「滿洲國」的態度，並慎重考慮日本、中國及其他各國與蘇俄的關係。最後述及日俄經濟的提攜，足以鞏固兩國平和關係，而趨於共存共榮之途。

這篇文字除了聲明蘇聯對於滿洲事件的局外中立態度以外，所最可注意者，是蘇聯政府表示不反對日本的對華武力侵略政策，並不反對由此種武力侵略政策所造成的滿洲傀儡國，現在即不至立即承認「滿洲國」，也只是因為國際環境未成熟的緣故。甚至對於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運動」也公然表示能為蘇聯所贊成。而且聲明即使日美開戰，蘇聯亦決不參加。假如這些話是足以代表蘇聯政府的，則外間關於俄日勾結以共同宰割滿洲的傳說，卻屬十分可信。而蘇聯與日本訂結互不侵犯條約一事，更已從蘇聯大使的言論中完全證實了。自然，蘇聯的外交，當就其本國利益為出發點。無論那一國的外交都該如是。但是在不久以前，蘇聯報紙竭力宣傳，說日本在滿洲的武力

侵略，乃為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爭的前哨戰。現在蘇聯卻已公然承認，可與帝國主義者，「趨於共存共榮之途。」假如託洛耶諾夫斯基這一篇文章，不經蘇聯外交當局的正式承認，則我們對於蘇聯態度的轉變，應該加以十二分注意纔好啊。（作舟）

黷武主義者的飾辭

巧作虛言飾辭，以掩蓋其罪惡的行爲，這是日帝主義慣用的技倆。九一八瀋陽事變明明是侵略行爲，他們卻特別創用了「保障佔領」一個新名詞，以欺瞞世界。國聯討論日軍撤退問題時，日代表提出「基本原則」，各代表責問其意義，日代表謂日政府自有確定的主見，但未得政府許可以前，不能發表。

其實日帝國主義無處不用其黷武政策，只是借了紳士的口吻實行其強盜的手段罷了。最近我們又看見了日帝國主義特製的三種新名稱，也同是一套把戲。

第一是北滿武裝移民團。此項移民團為日拓務省所主持，供給移民費九十五萬圓，一行四百餘人，全數由在鄉軍人選拔而成，出發之前，又加以訓練，授以武裝。所攜軍器為步鎗、機關鎗、手鎗及步兵砲等。在預備陸軍中佐市川增平指揮之下，浩浩蕩蕩，自東京出發，向北滿開拔而

去。這明明是侵略東北另一種形式的別動隊，卻美其名曰「武裝移民團」，移民而有武裝移民，這是日帝國主義對於移民政策的新貢獻。然而這種惡例一開，弱小國家無時無刻不恐懼了。

第二是武裝貿易團。據滿洲日報載稱：「東北義勇軍嚴禁農民輸出穀物，實行對日人封鎖政策。本年滿洲各地大豐，日商無法收買，關東軍當局決實行武裝貿易運輸辦法，由日商組織武裝貿易團，借用關東軍鐵甲汽車，巡迴各地，向農民收集農產物。」貿易本來是雙方合意的行爲，只有在原始時代，纔有部落間彼此掠奪的交換形態。現日商竟組織武裝貿易團，利用鐵甲汽車，收集東北農產物，這簡直是武力掠奪了。

第三是武裝旅客機。前月二十六日東京電訊：「聯結日滿天空的滿洲航空公司，將於十一月三日開業……只因滿洲國內匪賊（？）跳梁，各旅客機均擬裝置迴旋式機關槍，以備萬一旅客機的武裝，世界尙未有其先例。」的確，武裝旅客機，舉世所未見。這又是日本帝國主義爲所創造的一個殺人新武器。

夠了，以上三件不爲世人所注目的小事，也儘足暴露日帝國主義的黷武政策了。他們巧妙地於無論什麼罪惡組織之上加上一個流行的「武裝」形容詞，便以爲可以欺瞞世人。但由此三事，卻使我們明白地認識：（一）東北義勇軍的勇敢與活躍，使日帝國主義無片刻可以疎其戒備；（二）日帝國主義的對滿政策，已現出窮促的端緒。（作舟）